



草木子卷之二下

鈎玄篇

易卦自下而上其植物之象乎玄家自上而下其動物之象乎動物本乎天植物本乎地此易玄之所以不同者也

歐陽子曰易六爻之文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凡欲爲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爲占者學大衍之數陳希夷玉鑰匙白法即周易圓圍之象也以二至而爲之主冬至順而夏至逆姤復之道也逆順之道依乎日

司馬溫公之潛虛五十五行其象以卜為原，以爻為災，以川為本，以川為鑛，以川為基，具五生數也。以丁為委，以丁為焱，以丁為末，以丁為雙，以丁為家具，具五成數也。以吉凶臧否平定其占，以旺相休囚死推其理。

天地之間至堅惟金石，爾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至堅且然而況於人乎？故知神仙可以久生而不可以長生。

雲雷雨雪皆至半空，風則薄乎天，愈高愈勁。風雲雷雨天也，蠢動草木地也，莫不有聚，莫不有散，以成變化死生之道。聚皆屬之陽，散皆屬之陰。陰

陽天地之大經也

霖雨既霽，閑雲在天，皆神化之糟粕矣。

陽道日變而日生，陰道日變而日消，陽之變也有形，陰之化也無跡。一切生聚者，陽之長也；一切散敗者，陰之消也。

張子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知此可以言生死之理矣，可以生順死安矣。造化無全功，巧其音者拙其羽，豐其實者嗇其花，方言各不相通也，所以傳其意，通其義，則一也。

善乎賈生之言曰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
兮萬物爲銅或化爲人兮又何足患或化爲物兮
又何足搏由此推之理之常然者固莫論其理之
變者莫可得而曉也如月令雀入大水爲蛤是羽
蟲化爲甲蟲也田鼠化爲鴛鴦是毛蟲化爲羽蟲也
松樹化爲老人無情化爲有情也婦人望夫化爲
石有情化爲無情也牛哀化爲虎江夏王氏之母
浴於川化爲龜沒於深淵漢末馬生人名馬異也
入于胡後漢劉聰后劉氏生一蛇一猛獸各傷人
而走慕容燕時有女子化爲男宋徽宗時有婦人

生鬚度爲女道士有男子生子蓐母不能收更毛
人而逸凡此者造物游氣變化紛擾不可得而測
也其常變之兆禎孽之萌各有所主焉

山則本同而支異水則原異而委同地理也天下同
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人事也

五德王天下之說於運祚修短本無所損益或謂水
德王則刻深其刑以應之則害於道矣

知人帝王之盛節三代而下漢高爲最昭烈次之光
武唐太宗伯仲間爾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可謂得先難後獲之

旨矣語尤明快

胡氏曰會人物於一身萬物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此所以本諸身徵之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達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張子曰賢才出國將昌子孫不族將大家國皆然也成立之難如升天從善如登也覆墜之易如燎毛從惡如崩也

詳於刑者有法外之遺姦秦皇是也坑儒生而得項項工於數者有術中之隱禍魏武是也殺楊修而

得司馬懿

化國之日舒以長由其事簡也亂國之日短以促由其事繁也事繁則長日如短事簡則短日如長諺云閑覺日偏長是也或者謂有道之國日行上道而長遂加賦於民欺矣哉
仁人之誦國將亂也小人得位亦國將亂也是以漢之黨錮唐之朋黨宋之奸黨三黨興天下遂至於衰亡矣

窮理須是用心自有悟處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將告之非鬼神告之也乃精氣

之極也

玩是思之精索是求之至

詩者不發其胸中湮鬱之氣則暢其心下喜樂之情
故以出於自然者爲工不以流於巧麗者爲富
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諺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即
浩然之氣配義與道也又曰偷人膽失卽行有不
慊於心則餒矣

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不
夢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胡蝶也榮枯黃梁也
夢之大端二想也因也想以目見因以類感

南人不夢馳北人不夢象缺於目所不見無想也
諺云南人不夢馳北人不夢象缺於所不見也蓋寤
則神舍於目寐則神棲於心蓋目之所見則爲心
之所想所以形於夢也

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因類而感也

不聞聞聞不聞聞聞不聞不聞不聞聞從真起應聞
不聞相應遂真聞聞感而遂通不聞不聞湛然常
寂

色香臭味天之所生也耳目鼻口人之所具也目知
色耳知聲鼻知臭口知味此四者天人之相交也

使無耳目則聲色又烏用生之哉則造化或幾乎
息矣此天地之所以善藏其用也至於心則又所
以具此理而應此事者也宰制四者於中而各聽
命焉此其所以官天地役萬物者也故並於兩間
而爲三

木皆中實也而娑羅樹則中空竹皆中空也而廣藤
則中實此皆因地而反生其類也

物之有形有聲者人畜是也有聲無形者雷霆是也
有形無聲者木石是也無形無聲者此體物而不
可遺者也學者所當思也程子曰鬼神於若有若

無之間斷遣得去則知之矣邵子曰鬼者人之影
也

野人鉏地蚯蚓中斷兩頭俱跳此時安身立命在何
處乎曰尸居餘氣兩頭俱脫曰扛蛇斷尾時如何
曰末去而本猶存也曰斷頭時如何曰本去則末
不存矣曰立命豈無其所乎曰有之存乎神神去
則機息矣

儒佛言性之旨譬之明珠均之爲蚌生也儒謂珠由
內出生於蚌胎佛謂珠由外人寄在蚌胎儒本諸
天佛由諸已此學者當辨其理也

生順死安而無容心焉。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返。告子義外之論。是於事上分內外。却不知心不可以內外分也。

事外無道。道外無事。故事愈近而道愈切。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誦之令人有生意。

盜賊至爲不道矣。人苟面稱之爲盜。則勃然而怒。可見其羞惡之心。未嘗忘也。

夷狄華夏之人。其俗不同者。由風氣異也。狀貌不同者。由土氣異也。土美則人美。土惡則人惡。是之謂風土。

冬至用陽遁順行九宮。夏至用陰遁逆行九宮。從天道也。天道日也。

歲必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而交春。月必三十日五時二刻而交節。此天道當行之數也。日與天會法也。

曆家分一日八刻於十二時。每時該八刻六分刻之二。術家欲取時之上四刻。天之清氣。故以八千四百維配之。而成二十四位。

五行相生父子之道也。相克君臣之道也。毗和兄弟之道也。配合夫婦之道也。相得朋友之道也。

八字不易之定體二運流行之妙周不易所以定平生流行所以定時下

星術以七曜四餘定所遇得失以太陽定立命以太陰定立身以百年定行限以生尅制化定人吉凶壽夭多有驗者此亦可以見人身各具一乾坤也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臀雞無腎犬無腸猪無筋人則無不足也

又以十二肖同類之屬分陰陽配為二十八星禽如

虎則豹配是也每辰二禽四正之辰三禽

近世卜者多用京氏易以納甲配干支以生克配六親以時日配六神以八宮定世應予以推人吉凶休咎成一家之言然與古易絕不相通矣亦以見易道無所不通矣

差穀古有其說也其法最略古惟有剛柔二日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及漢用寶義制伐德五日其法以六十甲子以上下生克推之猶未離乎二氣五行也及唐百忌曆行其拘忌愈繁陰陽愈亂吉凶愈無憑也惑世誣民於斯惟甚識者取其昭然

有理者可也不必盡法也

乘數陽息也歸數陰消也息所以進消所以退此陰陽之理見乎數也

兵家遁法即白法也開休生三吉門開即六白休即一白生即八白

耶律楚材以生克制化論五星郭去非以戰鬪伏降刑衝破合論三命皆臻其理也

為老氏之學者其術多稔便有為我意思其高處是清虛

莊子曰鷄鳴犬吠人莫不聞知不能以意億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逆其所將來精至於無倫大至不可圍

莊子曰道在秕稗在瓦礫在尿溺每况愈下蓋以道無乎不在也

關尹喜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太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

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養氣此語最精

鶡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賤亦

有時而貴不見當亂之世金章紫綬照耀奴臺之
軀手

自釋迦拈青蓮華迦葉呵呵微笑自此示機直至達
磨說出能作能用即是佛性此即教外別傳更無
別旨自此禪宗皆祖此

釋氏掃去財色直截無為其形超絕至高易以動人
故以寂滅為樂也狗生執有者物而不化故以長
生為樂也張子曰二者雖有間以言乎失性則均
也

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
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
先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
地氣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
以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佛氏以性為自底不涉於天不知於何處求天以山
河大地為幻妄有時破壞不知於何處求地以四
大為假合本來非有不知於何處求人

佛氏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
者是貪生之說也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
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

禪宗一達此旨便爲了此一大事公案只知能作用者便是更不論義理所以疏通者流於恣肆固滯者歸於枯槁

禪宗止一悟爲功如曰隨緣放蕩任意逍遙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律師有佐摠禪師無撈摸

達磨曰作用是性變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

佛氏於性宗工夫深老氏於命宗工夫深

輪迴舉世皆言之可見佛教入人之深也此理能窮

造化之理者始足語之

飛昇有乎曰此必有術不可得而測也必也至人能之乎然天上實無着處

大藏經云四句乃實句義句法句凋句也

大般若經云四數及數分算分計分喻分也

草木子卷之三上
克謹篇

草木子卷之三上

克謹篇

禹貢曰攻山取銅鐵鑿地數百丈銷陰之精地藏空
虛不能含氣出雲水旱之災未存不由此也

智襄子為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
下其土不肥金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
年而智氏亡此造室大夫之占也必凶

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丞於是地
震是陽失其所而鎮於陰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
竭而商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其國不過十年

數之紀也

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

師曠云歲欲豐甘草先生葬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蔞

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水藻也歲欲旱旱草先生蒺藜也

歲欲雨雨草先生藕也歲欲病病草先生艾也歲

欲流流草先生蓬也

秦符堅出師武庫刀鎗自鳴遼王天祚親征阿骨打
刀鎗皆放光宋童貫出師約夾攻大遼無故忽矣

二認旗其后兵皆敗

至正未亂之先江浙大雨忽有二魚落首臺上蓋鱗

介失所之象也卒為兵禍在昔晉時亦有是異

元劉太保遷元京北城取居庸關水入城異稍潤其

土然亦不及百年禍變亦作豈地數有限而致然

耶易曰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天道也孟子曰天下

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人事也管輅曰土地悠長尚

有興衰之運地理也由今監古氣化盛衰人事得

失未嘗不相因豈徒然哉

至正初揚子江一夕忽竭舟楫皆閣於塗中露有錢
貨無數蓋是累年覆舟之遺物也人爭取之潮至

輒走潮退復然亦有走不及而滄死者如是累日

江復安流識者曰此江嘯也其後果先失江南
昔元戊寅年間荊州分域有鬼夜叫云苦也苦幾時
泥到襄陽府居人皆聞之而不見其形及早視之
凡樹木不論大小皆用泥和狗猪毛離根一二尺
泥之至樹分枝處則止後又改叫云苦也苦幾時
泥到成都府蓋古今未聞之異也

元至正丙戌冬日色如血

昔至正元年當天下正昇平司天監奏天狗星墜地
血食人間五千日始於楚遍及齊趙血食人間五
千日終於吳其光不及兩廣其后天下之亂事事

皆應

丁亥春正既望月夜出無光是時庚申君天久不郊
宗廟久不祀蓋已怠荒矣

至正戊子永嘉大風海舟吹上平陸高坡上三二十
里死者千數世人謂之海嘯其后海寇方國珍據
海爲盜攻剽瀕海數州朝廷終莫能制

至正九年間河內民家養蠶及熟而上箔共結成一
幅宛如旗狀又一家蠶數千萬共結成一繭大如
數石甕蓋亦倮蟲之孽爲兵之兆也

鄜州路宜君縣孟皇村呼景賢母舅石氏養蠶三十

箔其蠶忽變萬蠶合併爲千千化爲百百化爲十
十化爲一巨蠶大如瓜匏及老而簇吐條計重乙
十五斤當時以爲瑞及元末小總兵王保保與慶
陽李思齊治兵相攻屠剪其村石氏遂滅蓋保蟲
之孽也

又呼家其母養蠶將老蠶忽唧唧有聲次年母卒
又張思齊出師二百人爲一屯野宿刀鎗各作一攢
插地夜半鎗忽自然火甚熾須臾煨燼惟金刃存
其后兵果散敗是不戢自焚之應也

壬正巳丑冬十一月天裂天漢之旁其後卒因河決

聚後徒而叛

庚寅年冬溫霹靂暴雨時行衢饒處等州雨黑黍大
如小麥色黑咬破視其內白如粉草木皆萌芽吐
花

雪中雷電自至正至庚寅已後屢屢見之蓋陰陽差
舛之氣異乎常也辛亥春其變輕癸丑春正月十
一日雷而大雪者凡三四日又其甚也

至正十一年春正月二十日夜京師清寧殿火焚寶
玩萬計由宦官熏鼠故也未幾天下大亂淮東賊
毛會逼都城而退

又京師齊化門東街達達一婦人生鬕鬚長一尺餘
辛卯冬至雷電大雪同至天下遂兵亂人民死者大
半

又辛卯年岳州府門忽自倒柱脚向天次年城陷於
倪寇

壬辰夏四月朔日食

至正壬辰間貶丞相脫脫詔書端明殿忽傾仄如倒
狀天兆其戒卒不之悞悲夫元朝之亡蓋決於此
壬辰間江淮蘆荻多爲旗鎗人馬之狀節間折開有
紅暈成天下太平四字

雨粉針湖廣民家門戶柱壁之間有粉痕如針樣無
數不知何物從何而生

至正壬辰癸巳間浙江潮不波其時彭和尚以妖術
爲亂陷饒信杭徽等州未幾尅復又爲張九四所
據浙西不復再爲元有昔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
元末海潮不波而元亡亦天數之一終也蓋杭州
是開潮不鬧是其變

至正癸巳春三月月食大白是時江淮群寇起張九
四據高郵寒山童男據臨濠徐貞一倪蠻子陳友
諒亂漢沔丞相脫脫統大師四十萬出征聲勢赫

然始攻高郵城未下庚申君入丞相亞麻之諛謂天下怨脫脫貶之可不煩兵而定遂詔散其兵而竄之師遂大潰而爲盜有天下之事遂不可復爲矣後亞麻慮脫脫再入相矯詔醜殺之後一年東南州郡多陷其言不驗始杖而貶死

癸巳秋大旱溪澗皆竭

甲午春大風拔木

甲午年春大雨凡八十餘日兩浙大饑是夏赤星見岳州父老言甲午年大雨群龍皆穴地變化而出者無數識者知其爲天發殺機也

甲午乙未間河北山東多隕石大或如屋陷深入地丈餘洛陽有大星隕地衮行數十丈草木皆焦北抵山石其土石皆融液而流湏臾復望西飛去此又其特異者也

至正甲午乙未年龍泉縣人家有一雞二形一邊毛羽純雄一邊毛羽純雌既能雄鳴又解雌伏蓋氣之乖亂羽蟲之孽也次年青田山賊陷縣治

至正乙未年三月三日黃霧四塞日暗無光是年六月二十日賊陷縣大掠

乙未年中江淮間群鼠擁集如山尾尾相嚙度江過

江東來湖廣群鼠數十萬度洞庭湖望四川而去
夜行晝伏路皆成蹊不依人行正道皆遵道側其
羸弱者走不及多道斃

至正乙未冬湖廣雨黑雪是時倪文俊陷湖廣威順
王妃子女皆為所擄其後諸子皆為所殺

陝西省某縣至正十五年間一夜大風雨有一大山
西飛者十五里山之舊基積為深潭

丁酉夏六月温州没千餘家

戊戌冬十月有兩日相擊黑光摩盪

至正戊戌冬十二月朔雨雪中東方有赤虹貫於中

天處州青田山中竹生米可食

至正十九年元京子規啼昔邵康節在洛陽天津橋
聞之已知宋室將亂况元京在洛陽尤遠推南方
之鳥所至地氣自南而北又符康節天下將亂之
語豈非天數也

已亥秋九月晦日天甫明西南方天裂紅光燭地移
時始復冬十月白虹貫日

已亥冬盛寒之月蜂蝶競出多入人家香爐上立後
多凍死按此物當春暖花香則出苦寒出非其時
此變也變不虛生宜有其証后龍鳳年間多選良

家子弟爲湖務間官少年多以事被戮是其應也
庚子間太原雨雹大如數斗器牛馬多死是時天下
大亂丞相孛羅稱兵犯闕欲廢高麗氏太子而立
雍吉刺所生幼子高麗后奔滄州太子奔大原王
保保舉兵誅孛羅太子復位雍吉刺皇后以憂死
幼子雪山其母家取歸直北海都田地

至正二十二年間黃河自河東清者千餘里河魚歷
歷大小可數庚申帝聞之慘然不樂者數日群臣
奏曰河清王者之瑞胡爲不樂邪上曰傳云黃河
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群臣復曰皇太子生子爲

陛下聖孫即其應也上笑而釋

丙午夏江平路當午天大雷雨有一富家正廳安置
匡床胡椅圓爐臺卓廳旁一室封鎖如故雷震壁
破一孔如盞大其牀椅爐卓皆從此孔入堆疊滿
室人皆不解其異次年張九四陷城據有東南五
州之地享其富貴十餘年蓋小能容巨賤能居貴
之象也

至正丁未太原地太震凡四十餘日後又太震裂居
民屋宇皆倒壞火從裂地中出燒死者數萬人次
年太原陷

至正戊申九月庚申帝棄元京遁居應昌府先三日
國朝常國公遇春等統兵至柳林去元京甚近庚申
帝召文武百官軍民議戰守之計遲明會議端明
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帝見歎且泣曰宮
禁巖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
哉朕不可復作徽欽嚙壁求活爲天下笑即命北
狩未三日元京遂沒

巳酉冬十二月朔天裂西南

又元京未陷數日前有一餓鴟鳴端明殿上作滅胡
之聲帝命善射者射之終莫能中

庚戌年岳州府群蟻同穴無故自鬪而死處處皆積
成小堆其後獨岳州將臣張斌軍師大敗於潞州
死

庚申帝履位之後月凡食既者三其後卒於其身失
國豈夷狄中國之陰也不於日示咎而於月歟

庚申帝幼年遠貶南服舟汎清江忽有二老猴登舟
獻菓而拜及去使人尾之至山洞中群猴凡四五
百生命近寺僧每日設飯飼之及癸酉還都登極
群猴復相率拜送餘猴數百皆去忽其中大猴卒
死者三十六枚當時皆惘然莫知所以蓋申肖猴

迎拜見禘也送死示孽也庚申帝既貶而得國在位凡三十六年而亡國蓋天示之象也在昔唐明皇酉生肖鷄明皇好鬪鷄兵爭象也其後卒有祿山之亂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矣

大抵北人性簡直類能傾心以聽於人故世祖既得天下卒賴姚樞牧菴先生許衡魯齋先生諸賢啓沃之力及施治於天下深仁累澤浹於元元借乎

王以道文統行吏道以雜之以文案牽制雖足以防北人恣肆之姦而真儒之効遂有所窒而不暢矣

元京軍國之資又倚海運及失蘇州江浙運不通失湖廣江西運不通元京饑窮人相食遂不能師矣兼之中原連年旱蝗野無遺育人無食脯蝗為糧南陽府廉訪僉事保保巡按至彼忽初更聞雞啼曰此荒雞也不久此地當為丘墟天下其將亂乎遂棄官而隱後南陽果陷蓋初更啼即為荒雞祖逖聞雞聲蹴劉琨起曰此非惡聲也遂起而舞即此

事也

嘉興府海鹽縣故富家趙君舉及衰替別營一小室以居落成之日宰猪爲享禮猪小腸皆修治忽迸地如蛇蜿蜒而走將及一里許而止間一年所營小室亦賣蓋家國將亡而妖孽見蓋其理也處州府遂昌縣晝忽有大聲如鐘自天而下無形蓋鼓妖也次年縣中官民俱災

遂昌縣徐孟芳母舅見沙洲一石自行自走異之遂拾以歸後碎之實石也他無所有恐至陰生陽之兆也

元京未陷先一年當年有紅雲一朵宛然如一西番塔雖刻畫莫能及凝然至晚方散後帝師以國事不振奔還其國其教遂廢蓋其物象見祥也

飭武備以修文德兩盡其道古之教也元朝自平南宋之後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將家之子累世承襲驕奢淫佚自奉而已至於武事略不之講但以飛觴爲飛砲酒令爲軍令肉陣爲軍陣謳歌爲凱歌兵政於是不修也久矣及乎天下之變孰能爲國爪牙哉此元之所以卒於不振也

元初有王華蔡五九等之亂旋致勘定

庚申帝初年秦王伯顏爲政變亂舊章江西有朱光
卿在後有李致甫羅天倫之變國力猶全尋皆殄
滅至正戊子間海寇方國珍始爲亂先是蔡亂頭
剽劫海商始懸格命捕之方爲台之洋嶼人慕賞
功官爵募衆至數千人時台州總管焦鼎等納蔡
之賂薄其罪而不加誅玩忽歲月方遂入海爲寇
官兵皆不戰而敗朝廷恐爲海運之梗招安之即
啗之以海運千戶及既定瀕海之民不憤之與萬
戶蕭載之謀襲殺之不果又叛朝廷命參政字羅
元帥董搏霄率兵加討兵未交皆先潰郝萬戶爲
所獲方拘置舟中使求招安郝故出高麗后位下
請托得行遂特旨釋之進爵已拜參矣嗚呼邊方
貪官既失之於始中官寵后又失之於終當賞而
不賞當刑而不刑刑賞之柄既失紀綱於是乎大
壞而中原之寇起矣

方國珍台之黃岩人其居有山在中曰洋嶼嘗有童
謠云洋嶼青出賊精其初亦欲向功爲國宣力後
失望遂出忿言曰蔡能爲盜我豈不能耶遂叛生
平力能走及奔馬與弟國彰國英姪亞初同爲亂
朝廷屢招國珍爲司徒弟姪皆平章院判矣

天下治平之時臺省要官皆北人爲之漢人南人萬
中無一二其得爲者不過州縣卑秩蓋亦僅有而
絕無者也後有納粟獲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
進令之初行尚猶與之及後求之者衆亦絕不與
南人在都求仕者北人目爲臘雞至以相訾詬蓋
臘雞爲南方饋北人之物也故云及方寇起瀕海
豪傑如蒲沂趙家戴綱司家陳子游等傾家募士
爲官收捕至兄弟子姪皆殲於盜手卒不沾一命
之及屯膏各賞至於此其大盜一招再招官已至
極品矣於是上下解體人不向功甘心爲盜矣又

獲功之官於法非得風憲體覆牒文不輒命官憲
使招權非得數千緡不與行遣故有功無錢者往
往事從中輟皆抱怨望其后盜塞寰區控名宣勅
遇微功即填給人已不榮之矣嚮使用於初亂之
時豈復有寇如此昌熾何其始之奮而終之濫耶
且功則不與賊則與之刑賞倒施何其謬哉嗚呼
爵命之設上以尊有德下以待有功此豈人君私
器而專用私人也哉後之有天下者可以監矣太
史公曰存亡在出令信夫

方之初亂有宣數道勅十數道懸以購人立功及有

功亦竟不與可謂太息昔漢陳豨反代地高祖即
白見千戶者四人以慰趙父老可謂知用天下之
機

徐州盜韓山童叛先是至正庚寅間參議賈魯以當
承平之時無所垂名欲立事功於世首勸脫脫丞
相開河北水田務民屯種脫從之先於大都開田
以試之前後所費凡十數萬錠及開西山水開灌
水山水迅暴幾壞都城遂止又勸其造至正交鈔
楮幣竅惡用未久輒腐爛不堪倒換遂與至元寶
鈔俱溢滯不行物價騰貴及河決南行又勸脫捐

求夏禹故道開使北流身專其任瀕河起集丁夫
二十六萬餘人朝廷所降食錢官吏多不盡支河
夫多怨韓山童等因挾詐陰鑿石人止開一眼鑄
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預當
開海道埋之掘者得之遂相為驚詫而謀亂是時
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寬縱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
亂曾不旬月從之者殆數萬人以趙宋為名韓山
童詐稱徽宗九世孫偽詔略曰蘊玉璽於海東取
精兵於日本貧極江南富誇塞北蓋以宋廣王走
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托此說以動搖天下當時

貧者從亂如歸。朝廷發師誅之。雖即擒獲而亂階成矣。反既定。下詔降徐州路爲武安州。後其黨毛會、田豐、杜遵道等復奉其子爲主。寇掠汴、汝、淮、泗之間。死者成積。中原丘墟。

汝寧盜韓山童男。陷汴、梁。僭稱帝。改韓爲姓。國號宋。改元龍鳳。分兵攻掠。其下有劉太保者。每陷一城。以人爲糧。食人既盡。復陷一處。故其所過赤地千里。大抵山東、河北、山西、兩淮。悉爲殘破。毛會等兵已犯闕。王師極力戰守。始退敗。

蘄州盜徐貞一叛。先是瀏陽有彭和尚。能爲偈頌。勸

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燃大炬。名香念偈。拜禮。愚民信之。其徒遂衆。徐本湖南人。姿狀龐厚。無他長生。平以販布爲業。往來蘄黃間。及妖彭衆欲爲亂。思得其主。一日徐於鹽塘水中浴。衆見其身上毫光起。衆皆驚異。遂立爲帝。反於蘄春。天下響應。東南遂大亂。湖、廣、江、西、江、浙三省。城池多陷沒。開蓮臺省於蘄春。然資性寬縱。權在群下。徒存空名。爾後其臣僞漢主陳友諒。下兵攻臺。謀篡位。乃勒死於采石。

沔陽盜倪文俊。號蠻子。聚衆從爲亂。倪世以漁業居

黃州黃陂其生之夕母夢有白虎入室遂生及徐
偕號倪爲僞相用多漿船疾如風晝夜兼行湖江
出人不意故多克捷所至殺害擄威順王諸子妻
其妃子庚申帝特降詔招撫然亂端已成俱無所
及王諸子竟爲所殺荆鄂潭岳黃蘄澧安六常德
寶慶江虔洪吉等州皆爲所據然驕恣不撫其下
後竟爲其下所殺前夕母復夢曰虎死遂遇戮又
一二日前有大星落蠻子舟前蠻子曰又有大官
人當吾手中死不知乃自己應天象也嗚呼區區
一盜使之爲亂以禍天下而亦內符母夢上應乾

象豈徒然哉其弟倪文郁同亂後封長沙王鎮岳
州及蠻子誅文郁亦見殺獨季弟倪七不從亂亦
不及禍至今尚居漢川縣畊稼爲業富於牛田
汝寧餘寇尚熾丞相脫脫命其弟中臺御史大夫野
先不花董師三十萬討之至城下與賊未交鋒即
躍馬先遁汝寧守官某執馬不聽其行即拔佩刀
欲斫之曰我的不是性命遂逸師遂大潰汝寧不
守委積軍資如山率爲盜有脫脫匿其敗反以捷
聞既而西臺以文彈劾脫脫奏臺憲不許建言違
者坐罪此則脫脫欺掩之私也嗟乎命將不於其

才惟於其親此其所以敗也昔楊國忠為相任單于仲通為將使征雲南喪師一十萬房瑄為相用琴士李廷蘭為將使拒安祿山喪師四萬王介甫為相命門客李復圭為將使攻西夏末洛城喪師亦數萬是皆取非才於親暱皆由君不知將將不知兵未有不敗其國者也後之為人君者可不監諸

高郵盜張九四叛至正壬辰年朝廷命脫脫丞相征之中散其兵兵遂潰張迺陷平江路先是中原上馬賊剽掠淮汴間朝齊暮趙朝廷不能制張為

鹽場綱司牙僧以公鹽夾帶私鹽並緣為姦利然資性輕財好施甚得其下之心當時鹽丁苦於官役遂推其為主作亂朝廷命脫脫討之王師號百萬聲勢甚盛眾謂其平在晷刻及抵其城下毛葫蘆軍已有登其城者矣疾其功者曰不得總兵官命令如何輒自先登召其還及再攻之不下未幾下詔貶脫脫師遂潰叛乙未張汎海以數千人陷平江路海運遂絕後朝廷力不能制以詔招之累官至司徒自號成王據有平江嘉興杭州紹興五路之地

其後天下處處盜起陝西有金花娘子江西有歐道人山東有田豐襄陽有莽張岳州有潑張安慶有雙刀趙四川有旻眼子各據州郡此其大者大抵江淮皆屬淮寇湖廣皆屬徐寇惟此兩枝爲盛庚子歲僞漢王陳友諒殺其君徐貞一稱帝於采石五聖廟先是徐雖爲君權皆在倪蠻子友諒其所部也倪爲丞相頗驕恣待其下無恩陳因與其黨龔殺之其黨復謀殺之事泄見殺於是大權悉歸於陳封僞漢王欲舉兵攻臺兵至采石謀稱帝而後下兵遂遣其黨殺徐僭號曰漢改元大義引兵

攻臺大敗而歸管江州爲都

友諒原沔陽人承平爲縣貼書及從爲盜弟兄四五人專兵爲衛既殺倪殺徐遂謀爲帝既敗於建康復棄江州而遁回武昌於是洪虔吉顛袁瑞撫饒皆歸建康壤地益蹙竭力制舟師謀圖報復合兵攻隆興久不下臺兵至合戰奮勇前後相持者八十餘日大戰者五六死者六七萬人兵既不支欲退出至湖口爲流矢所中而卒其下復立其子爲帝龔位居武昌改元德壽臺兵攻圍一年不拔潑張以潭岳兵赴援兵敗見執遂俱降國亡重慶盜

旻眼子，僭號稱帝國，號大夏，改元旻先。沔陽人，瞎一目，爲巡司弓兵，牌子頭，隨倪鑾子爲盜，分兵攻四川，陷成都，殺戮既盡，退居重慶。陳矯徐命使會兵建康，既而憤陳之，殺逆，竟引兵歸，曰：汝能爲帝，我豈不能帝耶？據有全蜀之地，絕不與陳通，居位六年，後爲其弟所殺。其妻復圖殺其弟，立其子爲帝，襲位，以其黨戴牌爲冢宰，事皆專之。小旻主擁虛名而已。辛亥，臺兵攻之，七月，四川破，遂同其母俱降。其后母召入宮，以海舟送小旻主，同德壽、陳少主去高麗，然飄飄入于海矣。

元朝是時，長淮以北上皆晏然。山東則王信，陝西則李思齊，隴西則思道，太原則王保保，汴梁則太子開撫軍司以總之。既而諸將積不相能，至戊申七月，共讒王保保欲叛，詔削其軍權。九月，臺兵北行，處處皆望風崩潰，曾無一戰。王信者，以山東降兵，竟攻東昌，遂擣京師。庚申，帝遁，不三日，元京陷。直趨山西，至澤路，臺兵稍失利，還至太原。王保保不支，亦遁，西指潼關。李思齊遁，既而妻子被俘，亦出降。張思等皆降。秦隴悉定，頃以皇孫爲宗禮侯。庚申，帝棄元京，出居應昌府。己酉歲，都督李保保輕

兵襲之時庚申帝已於其年四月二十又七日以
滯下疾崩皇太子獨脫身走去而皇孫就擒

有掌符寶郎以歷代靈章凡四十餘顆降

上以其不忠高之山東降有降將百餘名皆樞密院
判之類丞相李善長言其人物魁梧可用

上疑其結黨皆殺之辛亥攻四川平之偽夏旻氏母
子降天下混一

嗚呼治天下之道至公而已爾公則胡越一家私則
肝膽楚越此古聖人所以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為
一人也元朝自混一以來大抵皆內北國而外中

國內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閉固拒曲為防護自
以為得親踈之道是以王澤之施少及於南滲漉
之恩悉歸於北故貧極江南富稱塞北見於偽詔
之所云也迄今天祿之遷盡歸於南於此可以見
乘除勝復之理也故自慢歲於方寇誨盜於韓寇
獎亂於野先敗事於荅麻而天下之勢十已去七
八矣於是山東西河南北淮左右皆為寇壤城郭
丘墟積骸如山後來雖命李察罕收復河汴不幸
輕信降寇為田豐之所襲殺其子王保保殺田而
代領其眾糧匱師驕不相統一孛羅人生內變稱

兵犯闕課易太子譬之羸病之人日以粥藥扶救
猶懼不濟况復以峻導毒劑繼之哉縱無外寇尚
且喪亡况臺以百萬之兵振之哉其能淹延數歲
直至戊申而後失國亦云幸矣

草木子卷之三上

札薩太子國四月營舟同畢出此記
四月十三日

